

世上最深邃的力量，就是爱的力量。
爱是信仰，是希望，是对过去伤痛与罪孽的释怀与宽恕。

My Beating Teenage Heart

黎明之前， 我要离开你

[英] C.K.凯莉·马汀 著 王成 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My Beating Teenage Heart

黎明之前， 我要离开你

[英] C.K.凯莉·马汀 著 王威 译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之前, 我要离开你 / (英) 马汀著; 王成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10
书名原文: My Beating Teenage Heart
ISBN 978-7-5387-3611-3

I. ①黎…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921 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曾艳纯

MY BEATING TEENAGE HEART

By

C.K KELLY MARTIN

Copyright: ©2011 BY C.K KELLY MART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Land of Wisdom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黎明之前, 我要离开你

[英] C.K. 凯莉·马汀 著

王成译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部/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010-63108163

网址/www.shidaicn.com

印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200千字 印张/7

版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Chapter 1	阿诗琳	3
Chapter 2	布莱肯	19
Chapter 3	阿诗琳	31
Chapter 4	布莱肯	47
Chapter 5	阿诗琳	59
Chapter 6	布莱肯	71
Chapter 7	阿诗琳	79
Chapter 8	布莱肯	89
Chapter 9	阿诗琳	105

Chapter 10	布莱肯	115
Chapter 11	阿诗琳	131
Chapter 12	布莱肯	141
Chapter 13	阿诗琳	155
Chapter 14	布莱肯	167
Chapter 15	阿诗琳	177
Chapter 16	布莱肯	193
Chapter 17	阿诗琳	199
Chapter 18	布莱肯	215
Chapter 19	阿诗琳	217

My Beating Teenage Heart

黎明之前，我要离开你

我知道

一切都已终结

笼罩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在生与死的另一个洞天

献给

每一个曾经迷茫过的人

愿你们能步入明天

Chapter 1 阿诗琳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永无边际的黑夜，失去了意识的支配，身边空寂无物，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假如此时此刻，此处存在着另一个你，只是假如，那么这种向过去无限延展的逃离感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仿佛要将你的神智紧紧地束缚在樊笼里。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并不会真正存在另一个你。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是处，我就是我，无可替代。我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必要那么做，那样，又会残存怎样的记忆？

莫回首！勿让黑夜蚕食了你灵魂的深处！

假如，我只是说假如，我正在与自己进行一场灵魂的交谈，那么我坚信，这里一定有另外一个我存在。这样通过另一个我的存在就足以自圆其说，证明我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虚无飘渺的景象，而此刻的我，正遨游在浩瀚的星空。星星如磐石般沉寂，却不尽相似，只因它们依旧闪耀着浅淡的微光。我思忖着，思忖着，觉得我能够以一种异于以往洞悉事物的方式，洞察它们的声音。

这声音不是天籁之音，亦非窃窃私语。此刻，我已句尽词穷，不知如何用语来描述眼前的情形。假如，你有幸聆听过这样的声音，泪珠、炫目的日光以及渊博的知识糅合发出的鸣响，或许这个声音足以阐释徜徉的群星发出的低吟。我并非没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孤陋寡闻，但我敢发誓，这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事情，亦是初次学习的结果——群星知悉我们不知的一切，并将永远高悬在上空。

此时此刻，我的大脑开始被各种各样的问题充斥着：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我现在在做什么？

此刻，我正飞驰在堕落之路，从闪着微光的黑夜里坠落，速度让每个人的心挤到了喉咙。此情此景，身体的本能刺激着我，它不停地劝诫我，伸出你的双手来拯救坠落中的我……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既没有小腹，也没有双手。

堕落的担忧一直深深地困扰着我，它无孔不入，深深根植在我的潜意识之中。除了静默地等待沉沦的降临，我没有任何办法阻止这一切。当我竭力要魂归故土的时候，身下的这片土地散发着璀璨的光芒，似乎在迎接我的归来。

星星啊，快快挽留我吧，救救我吧，将我揽入你的怀里……

事实最终证明了它们不是星星，那只是一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着陆时开启的灯光，此刻，它们的存在使得文明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知何故，我忍不住想要哭泣，我知道我不能那么做——藏匿了双手，辞别了身体，拭去了眼泪。

当我坠落凡间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呢？

现在的我如此贴近地面，我能清晰地窥探到停靠在路面上的那辆私家车，路边的街灯以及家家户户初上的华灯。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人，在某一个角落，为我擦亮明灯，期待我的归来呢？那么我又该魂归何处？

城郊有一所房子，高耸的屋檐耸入云端，径直地指向我到来的方向。因为没有躯体，那么也就无所谓粉身碎骨，更不用去担心受到什么损伤。但不知何故，我的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它不断地晃动着，我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牵引着，此刻忘却了是谁……不论我曾经做了什么，徒将我的背影留给身下的大地。

这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此刻我已经穿过云层，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预想的大碰撞没有发生，甚至都不曾着陆。我所做的不过是悬浮在半空，俯瞰着一双双眨动的眼睛。他们离我只有一英尺的距离。你可以想象，当你想去亲吻一个人的时候，你矜持地与他保持的距离亦是如此。可惜我早已忘却了自己的初吻，但幸运的是，我依稀记得吻是何物，正如我记得屋檐与巨型喷气式飞机。我依然能够分清何为浪漫、思念、爱慕与憎恨，当然这一切与我毫无关系。或许，我从未坠入爱河，亦或是在遥远的过去我曾经数百次地沐浴在爱的波流中，只不过是时间太久的缘故，我没有残留丁点的记忆。此时，我不能明辨哪一种意识是更为忧伤的。

当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不停地眨动着，时睁时闭。那双深邃的眼睛，来自那个身穿白衣的男孩！我清楚地看到他的目光并没有投向我这里，假如我有躯体，我敢说它一定会在那个男孩的头顶徘徊，头脚相偎地窃窃私语。

夜已深，所有人都在黑夜里披上了伪装，包括我们两个。但只有他真正正地伫立在那里，就是那里，而不是其他地方。

如果我能够活动，我早已离开这里了。我会给他足够宽敞的空间，尽管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空间是多么狭小。我开始为自己的见闻感到局促不安，甚至彷徨。就现在的情形而言，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处在被注视的状态。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现在的我就像是一架照相机，机械地采撷照片，而不能独立地去控制视角与焦距。

所以我一直注视着男孩上下跳动的睫毛，聆听着他富有韵律的呼吸。

他的肺发出的呼吸像一把牛排刀在切割牛排。与其说这是一个哮喘病人的呼吸，不如说这是一个人坠入深渊时绝望的呻吟。但是，他现在还没有坠入绝望的谷底，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假如一个人像他这样生活，那么他又能在这个世界苟延残喘多少时日呢？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让人伤心的话题。于是，我艰难地做出一个决定：用我那虚无飘渺的双手堵住我根本不复存在的耳朵。

从外表来看，我的注意力似乎完全转移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游弋在他的上空，聆听着他那无休止的痛苦发出的类似呻吟的呼吸，就这么一直漫无目的地等待着……

我想，此刻我一定是坠入了梦乡。从星空的坠落以及那个男孩的呼吸声中，我察觉到了伤痛，我知道他们一定都不会是真的。展现在我面前的一幕幕场景不过是一场华丽虚无的梦境罢了，当我明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唤醒我蠕动的肠胃、我的双手以及那完整无瑕的回忆，我想我一定会惊慌失措地摇动我的头颅。在那个时候，我会抓过一支笔，在我的记忆消退之前奋笔疾书，写下所有残存在脑海里的细枝末节的回忆。我甚至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当我在黎明时分醒来，看到这一切会是多么欣喜若狂……群星用智慧谱写一曲华章，赋予我力量通过呼吸洞穿人类的情感。

仅仅是这样一个梦，就足以让我抓狂。为什么不能梦到那些能够让我流连忘返的东西呢？诸如一对情侣久别重逢后的欣喜或者是高悬在激流飞瀑上的蔚蓝天空？为什么单单让我梦到这样一个让人心生怜悯的小男孩呢？

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男孩，竭尽全力加深镌刻在脑海里的那些细节，这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依然可以清晰地去追忆它们。当我在观察他的时候，我忽然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我可以自由地转动相机的视角，当然幅度不是太大，只有那么一点点。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床头或者从他那把偎依在墙角放蓝吉他的地方注视着他。我甚至可以……不，我不能逃离这个房间，我不能无情地将他一个人独自留下。此刻，他在

我的梦境里演着独角戏，我注意到，当我将视线从他身上转移到屋子里以便探个究竟时，过不了多久，我的注意力又会情不自禁地转移到他的身上。

这就是我的注意力回到他的身上时，看见的一幕景象：一个约莫十六七岁的少年，棕色有点卷的头发遮掩着脸庞，一双明亮的眼睛，由于身处黑夜的缘故，此时的我无法分辨出它是绿色的、蓝色的亦或是深褐色的。他身着一件灰色的T恤，安静地躺在床上，赤裸的胳膊放在被子的外面。此刻的他，端庄而安详，除了偶尔眨动的眼睛能看出还是个活物来，就连那貌似衰竭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吸声在此刻也偃旗息鼓了。当我蓄意地想去倾听他的呼吸时，我发现，如果刻意那么做的话我还是依稀可以听到的。这足以说明，在这个梦境中有些事情我能够支配，显而易见，这个神奇的听觉力现在就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紧贴着这个男孩的眼睛，打量着他。在他身旁的桌子上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就在他飞身冲向电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不曾离开过他，我甚至开始猜疑这个电话在梦境中到底承载了多大的重量。或许，好戏真的要在此刻开始上演了……

试问，有多少人会在苦难面前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呢？既然我已经卷入了这场漩涡，所以我开始祈祷这个梦能够朝着更加有趣的方向发展，哪怕是类似于动作片或者悬疑片之类。难道我喜欢电影里那些硝烟弥漫追逐的场景么？是不是我应该记住那些场面，即使是身处梦乡？

电话声不再响起，男孩拿起手机，似乎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他打来的电话，然后又把手机放下。突然手机在他的手中再次响起，我敢发誓，这一次声音绝对更响，甚至要和汽笛声平分秋色了。我不得不说，在手机响起的那一刹那，他的反应同手机的声响如出一辙，那是在突发情况下的直觉反应。这一次，在他将手机放回桌子旁的老地方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关机。

男孩此时将视线从手机转向身旁的闹钟，指针显示的时刻是十二点二十三分。他平躺在床上，双眼凝视着天花板——那里有我的存在，但是

又没有我的踪影。时间在此刻被拉得很长很长：十二点二十四分、十二点二十五分、十二点二十六分……我开始逐渐意识到，我一直苦苦等待的场面的幻化，似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了。

一声轻轻的叩门声打破眼前的魔咒。男孩的双眼似是受到了什么刺激，睁开的眼睛又迅速地闭上。

“布莱肯？”一个梳着大背头的中年男人在微敞的门口左右环顾着，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这个男人的领带歪斜着，他不得不用一只手去试着平整它，然后，他用手将门推开一些，静静地等待着这个男孩——布莱肯——发出什么声响。

然而布莱肯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那么做，尽管我心里很清楚他此刻没有入睡。这个男人蹑手蹑脚地走向他，无奈地叹息一声，然后悄无声息地坐在了他的床边。我在心里嘀咕着，这个男人会不会是他的父亲，他是不是希冀着布莱肯能够睁开眼睛同他交谈几句，或者说，他更钟情于此刻的宁静。

如果我愿意的话，布莱肯的呼吸声依旧会刺痛我的心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得不使出我的看家本领了，使用奇特的音量控制功能来尽量减小声音，仅仅是降低声音而已。他的爸爸，或者随便是他的什么人都可以，似乎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的声音。他先是瞥了一眼被月光笼罩着的墙面，收藏的一串串钥匙链错落有致地悬挂在远处墙边的窗棂上。

一副超现实主义的达力版画张贴在门边，床边有一张平克·弗洛伊德的“城墙”宣传海报，还有一张海报是一只足球划破无垠的长空。

达力，我当然记得萨尔瓦多·达力·多明戈。巨型喷气式飞机，还有香吻。萨尔瓦多·达力·多明戈还有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我是多么希望，多么希望你能够出现在这里。我依稀听到动听的旋律在脑海里徘徊，对他们残存的记忆莫名地刺痛了我的心扉。

布莱肯的父亲环抱着双手在床边踱来踱去，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紧挨在身边的男孩身上，就那么凝视着布莱肯，直到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现在残留在我脑中的影像不是什么动作片，而是一部类似悲剧的电影，在这一夜之间我看到了太多。此时，我不得不与我的大脑进行一番激烈的斗争。快快醒来吧，睁开你的双眼！与我的理性相比，很明显，我的感性占据了上峰。这一刻，依旧难分伯仲。不管历经了多少次的思想碰撞，我的注意力依旧没有从布莱肯和他老泪纵横的父亲身上转移。天啊，我的苍天！快点让我醒来吧！如行吟般，我不断地尝试着。苍天啊，我的苍天啊！快点让我醒来吧！我就这样不断地吟唱着。怀揣深深的渴望，没有停歇。

但是，无论我多么声嘶力竭地祈祷上苍，依旧无法恢复我的知觉。我身陷囹圄，被这四面墙层层包围。

不经意间，布莱肯的父亲起身，挪动着脚步朝紧挨着他身后的那扇门退去。这使得我成为了布莱肯唯一的见证人，此刻的我显得有些落寞。我依旧注视着他的睡颜，双唇微微张开，呼吸也变得孱弱了。在某种程度上，我敢说他假戏真做了，他的伪装变成了事实，因为他就这样一直持续到黎明第一缕曙光降临。

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崭露头角，鸟儿在布莱肯窗外的枝头上叽叽喳喳地叫唤时，我的意识开始模糊了，我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布莱肯翻了一个身，蜷缩成婴儿的模样。他抬起头，借机带动自己的身躯离开床铺。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他的鼻子有点天蓝色的样子，这个颜色看起来和他宽松运动裤上的条纹很搭配。现在他终于站起来了，我终于可以目睹他的容貌了。他的身材看起来有点瘦削，中等个头，鼻尖有一个明显的肿块，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用受过伤来解释。但是，你千万不要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要知道，我是一个连自己是谁都没有弄清楚的人，你又如何奢求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呢？布莱肯将手指深深地埋进头发里，然后奋力地抓挠着。面对着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开始不停地围着他转，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完全可以围绕着他的身体进行三百六十度的旋转，或是聚焦到他那双赤裸的脚，或是头盖骨的后方。

我可以依附着天花板或者以光速穿越窗户。但是，真正的诀窍在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窗户然后飞跃到户外空旷的场地，但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一项超越我能力范畴的壮举。与此同时，布莱肯打开卧室的门，向客厅走去。此刻我像是被一股强劲的电紧紧吸附着，逗留在他的卧室里变得那么不切实际，正如不久之前想要纵身离开他的卧室一样。

突然间，一条比灌木丛稍微高一点的橘黄色夹杂着白色的小狗朝布莱肯狂奔而去，它将前爪搭在布莱肯的左腿上，惬意地休息着，它的眼睛也没有闲着，用恳求的目光盯着他。

“摩西！”布莱肯厉声呵斥。

这是我从他嘴里听到的第一句话，他的嗓音比我预想的要浑厚多了。布莱肯低下身，粗鲁地把狗从他的身边赶跑了。首当其冲遭遇冷眼的是他的父亲，看来这条狗也在劫难逃了。难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是这个少年愿意倾心交谈的吗？

我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呼吸上，仅仅持续了那么一小会儿，但是对于降临的疼痛来说，这短暂的时刻已经很奢侈了。对他而言，今天早晨的状况与昨天夜里的情形相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改观。

摩西在一旁孤独地啜泣着，因为它遭到了主人的冷眼。当一个约莫四十岁上下、身着褪色亚麻布短裤、上身套一件棕色羊毛衫的女人出现在过道里的时候，小狗主动给布莱肯腾出了空，它的眼睛一直在布莱肯的身上游移着。她扎了一袭马尾辫盘在后面，至于她的眼睛，和布莱肯的眼色不分伯仲。因此，要想从他们的眼神判断谁更疲倦一些显得似乎不切实际。

“早上好！”这位妇人打了个招呼。她探身朝向布莱肯，想要把他揽入怀中，他很顺从地接受了。

“早上好。”他从牙缝里咕哝着回了这么一句。

“我正打算下楼去吃早饭呢。”妇人说道，她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有没有什么合你胃口的呢？”

布莱肯抿了抿干涸的嘴唇，耸了一下自己的肩膀。

“那吃点煎蛋怎么样？”她提出这个建议。

“好吧。”他用手挠了挠自己的T恤，顺口说了一句，“谢谢。”

当他们并肩下楼的时候，摩西紧紧跟在身后。我现在开始对我最初的假设——这位妇人就是布莱肯的妈妈——心生疑虑了，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对这位妇人还是了如指掌的。有人愿意为他做煎蛋，那么至少说明她是在为他做些什么事的。难道是我对他们的交谈想得太多吗？至少这点我可以肯定，她对他所经历痛苦一无所知。

转身来到厨房，布莱肯坐在一把木椅上，眼瞅着妇人从冰箱里取出鸡蛋，从火炉下方的架子上取出煎锅。他清了清嗓子，将一只赤裸的脚架在对面的椅子上。

“是不是苏尼塔已经回家了？”他打破沉默道，“你有没有和她说话？”

“我和她说话了。”妇人转头面向布莱肯。她对他微微一笑，但是她额头上的皱纹似乎暗示着什么，不是出于欢愉的笑纹。“大概一个小时以前，她一直在喋喋不休地抱怨昨晚飞行途中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没有间歇地打着喷嚏，除此之外，她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异常。”

布莱肯点头示意了一下，一个哈欠游弋到他的嘴角，这使得他不得不张开下颌。

“你要不要再喝点什么？”她试着问道，“果汁怎么样？”

布莱肯漠不关心地耸了一下肩膀，果汁这个提议在我的心里荡起了一丝涟漪。我当然记得，这当然不能和喷气式飞机或者达力相提并论。我记得我还钟情于什么东西，橙汁，苹果汁也可以，但是橙汁还是我的首选。尽管此刻我还不是那么饥渴，但仅仅提及果汁就让我不能自己了。我对橙汁的渴求可以与酒鬼对伏特加或者威士忌的渴望相匹敌，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没有什么比新鲜榨取的一杯橙汁更吸引我的注意力了。

快点醒醒吧，我不断催促着自己。难道你真的不想尽快逃离这张床，然后给自己斟上一杯真实的橙汁么？

当我正沉浸在情感宣泄的世界时，厨房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又多了一个女人。不管从哪个方面，她都与先前的那个女人很神似。说实话，要不是第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头发扎成马尾辫盘在后面，我想我一定会把她们认错成同一个人。

“道恩，”先来的那个妇人喊了一声，伸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后者的手臂，“我正打算给布莱肯煎几个鸡蛋呢。要不要我再多煎几个，你也一起吃点？”

道恩不停地摇动着她的下巴，似乎这是一个很棘手的甚至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那么，坐下吧。”妇人补充了一句，随即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可不想再提及煎蛋这个问题了。”

道恩摇着她的脑袋，向桌边缓慢地挪动着脚步，然后停下来研究身后那堵杏黄色的墙。看起来似乎是不久前拍摄的布莱肯学校的一张照片，紧挨着一个空挂钩，旁边是一幅全家福。我和她一起研读着这幅全家福，终于证实了道恩的身份以及昨天夜里坐在布莱肯床边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双亲。但是到现在我没有弄明白做早饭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在这幅全家福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年纪不大，金黄的头发很短，像个假小子。

“啊，天哪！”炉子旁的女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她察觉到道恩的视线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无力地吐出这个字眼。“我得先去参加葬礼，等我回家后就把这些照片收起来。今晚早些时候我会收拾好的。”

“啊，我的神！”我被她那句话隐含的意义深深刺痛了。我希望我的理解是错误的，这幅全家福里的小姑娘年纪实在是太小了，她不可能就那么飞往天堂的。从这幅照片来看，她的年纪不会超过六岁。但是这个女人所说的参加完葬礼后回家可能会有很多种解释——可能是一位年长的亲戚驾鹤西去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管怎样，那只是我的一个猜想罢了。没有人死去，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布莱肯的母亲坐在他正对面的桌边。他们彼此点头示意，但是都保持缄默不语。整个厨房里唯一的动静来自悬挂在墙上的葵花状的挂钟发出的滴